

论唐宋词对日本词的影响

钱 锡生

在漫长的历史中, 通过各种方式, 很多唐宋词被传播到了日本, 影响当地的词文学创作。综观日本词史, 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平安时代(794-1192)是起步期。其代表是嵯峨天皇(786-842)和醍醐天皇之子兼明亲王(914-987), 当时的日本词是对中唐词的仿效, 由于都是小令, 相对较简单, 这些模仿也都比较成功。五山时期(1192-1602)是沉寂期。其时虽然在禅宗寺院盛行汉文学, 但日本词学却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无声阶段。这大概是因为唐宋词多用来娱宾遣兴, 充满世俗成分, 而不为五山禅僧所接受。江户时代(1603-1867)是复兴期。当时汉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也逐渐出现了许多的词作者。但前期词作数量不多, 词调比较单一, 其代表主要有林罗山(1583-1657)家一门三代和水户光国(1628-1701)等人。江户后期, 日本填词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 其代表有关西的田能村竹田(1777-1835)和关东的野村篁园(1774-1843)、日下部梦香(生卒不详)等人, 他们均有词集问世。明治时代(1868-1911)是繁荣期。其时日本转向西方开放, 但一些文人仍保留着对中国词学的浓厚兴趣, 其中最杰出者有森槐南(1862-1911)、高野竹隐(1861-1921)、森川竹溪(1869-1918)三人, 他们使日本词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日本词人在模仿接受唐宋词的过程中, 有所侧重和选择, 有的多方绍取、转益多师, 有的独取心仪、别有偏嗜, 通过仿调、仿体、仿韵和仿意的形式, 学习唐宋词人的经典佳作,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那么哪些唐宋词人和词作被日本文人所特别关注和喜爱, 这些唐宋词人和词作对日本填词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将以年代先后为序, 来考察一下唐宋词在日本传播的路径与原因, 从中寻找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唐代: 张志和、白居易的开山作用

日本填词的滥觞是嵯峨天皇仿效中唐文人张志和而写的《渔歌子》五阙,

这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事件影响深远。张志和的《渔歌子》作于大历九年(774),最为人们熟知的是第一阕:“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优美清新的水乡画卷,而实际上这是五阕联章体组词,写了五个地方的渔父生活,一年四季的不同风景,每阕结句第五个字用“不”字。嵯峨天皇的和词是他于弘仁十四年(823)在位时所作,与张志和所作前后相距时间不到50年,收于公元827年滋野贞主奉命编纂的诗文总集《经国集》中,也是五首,每阕结句第五个字用“带”字,他已经知道拟作《渔歌子》的用字规矩并且严格遵循。如“青春林下度江桥,湖水翩翩入云霄。烟波客,钓舟遥,往来无定带落潮。”⁽¹⁾五阕词表现渔父在不同时空下的生活,也充满了寄情山水的逍遥自在之意,不仅仿其形,而且得其神。《经国集》还收入有智子亲王、滋野贞主奉和所作的《渔歌子》七首,都充盈着逍遥山水的清和淡泊之味,这一君臣唱和之事开了日本词学之端。

此后在日本填词史上,仿效《渔歌子》填词的代不乏人,可以报出长长的一串,如江户时代在诗坛执牛耳的大窪诗佛在其《诗圣堂诗集》中有标明效张志和的《渔歌子》四阕,村濑栲亭(1746-1818)的《栲亭文集》中有《渔歌子》六阕,分别为樵者词二首、渔父词二首、农夫词二首。他还有专门写“渔夫”的《苏莫遮》词:“屏青山,席绿水。高柳堤阴,钓罢眼方美……不论宫商兼角徵,唱去唱来,一曲《渔歌子》。”他的学生田能村竹田在其《山中人饶舌》中记载:“近有栲亭先生《渔歌子》词,题某画樵者渔父农父,调已温雅,词亦巧致,录之为画苑补一缺也”;⁽²⁾赖山阳的《山阳诗抄》有《渔歌子》二阕;梁川星岩的《星岩集》有《渔歌子》“游城南之作”二阕;野村篁园的《秋篷笛谱》有《渔歌子》“本意”三首;长户得斋的《得斋诗文钞》中有《渔歌子》三阕;明治时松本白华的《白华余事》中有《渔歌子》“本意”二首;蛭田祁北有《渔父子》“渔父四时词”四阕。上述这些词大多是二到三首的连章组词,一般都描写当地人文风光和自然景观,突出表现日本人热爱山水自然的闲适之趣。日本文人为什么如此亲睐《渔歌子》这一词调?一是张志和词和嵯峨天皇词的原型作用,他们的词格调冲淡、超然世外,非常吻合日本人的自然观和人生观。二是由于《渔歌子》词调近似七言绝句,只

(1) 彭黎明、罗娜选注《日本词选》,岳麓书社1985年,第1页。

(2) 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8页。

在第三句减少一字，并拆成两个三字句，因此写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公元838年，白居易作品传入日本。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最为钟爱，“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平安朝设《白氏文集》讲座，由大江维给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读。⁽³⁾《白氏文集》成为平安时代在日本最有影响的一部别集，这是因为“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适应了日本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和日本的文学传统，容易引起贵族文人的共鸣。”⁽⁴⁾《白氏文集》中也收录了白居易的词，其中在日本最有影响的，一是《忆江南》三首，二是《长相思》二首，这些词在日本有很多的唱和。前者如醍醐天皇之子兼明亲王写了《忆龟山》二首，标明效白居易的《忆江南》体，白词的开头和结尾分别为“江南忆”、“能不忆江南”，兼明亲王的则是“忆龟山”、“能不忆龟山”。江户后期的田能村竹田曾将兼明亲王奉为日本填词的开山祖，虽然嵯峨天皇的《渔歌子》更早于此作，但也说明兼明亲王的此词在日本填词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此后江户时代的林梅洞（1642-1666）有拟《江南曲》体怀念读耕斋的二首“忆阿叔”，其弟林凤冈（1643-1732）有《乙卯中秋，拟〈江南曲〉，送石州太守板君归鸟山城》二首，《江静轩君咏兰，效〈江南曲〉，又别裁长篇，并以寄之，乃和其韵附来使》二首，《钱枫园主人藤君孟干归紫阳》的“忆紫阳”二首，《效〈江南曲〉体，送勿斋藤公》二首，《中大夫拾遗源君宣纪赐暇归于肥后国日，〈忆江南〉词曲送其行，每首五句》三首等。菅茶山（1747-1827）有《望江南·暮春书怀》二首，《望江南》“海晏寺后枫林雅集，怀亡友仓成先生”二首等。友野霞舟（1789-1849）有《端亭八咏，为水府人某赋，调寄〈望江南〉》八首，每首起句均为“端亭好”等。后者如林春斋有《长相思》、菅茶山有《长相思·送人还肥儿》、《长相思二阙·品川酒楼，留别东都诸贤友》，菊舍尼有《长相思二首，奉别琴山、紫溟二先生》，吉村迂斋有《长相思·寄清人黄定甫》、《长相思·送志五城归仙台》，等等。这些词与白居易词异曲同工。如菊舍尼的《长相思》词云：“江水流，积水流，归路悠悠紫溟头，琴樽月下游。惜三秋，数三秋，曲里长吟双泪浮，清风吹散愁。”而白词是“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句式意境非常近似。日本文人喜欢选用白居易的这两个词调，既是因为白居易

(3) 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185页。

(4) 吴雨平《橘与枳：日本汉诗的文体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56页。

在日本具有独特的影响力，也是因为这两个词调调短字少，以五、七言为主，很容易模仿。

北宋：苏轼、柳永双峰并峙

与中国词坛一样，苏轼、柳永俩人在日本影响巨大。尽管他们词风迥然不同，但日本人却喜欢将他俩相题并论。如森槐南在《水调歌头》中写道：“摩垒晓风残月，接武琼楼玉宇，酒醒不胜寒。”他心目中是以写“琼楼玉宇”的苏轼和写“晓风残月”的柳永为填词的最高目标。森川竹溪在《莺啼序》“自题《花影填词图》”中称：“又移宫换羽，便豪宕、秾艳双宜。北宗南派排谱，太风流、红牙板拍，任雄快、铜弦琵琶，此情怀。”他也是希望自己既有苏轼“铜弦琵琶”之铿锵有力，又有柳永“红牙板拍”之柔美婉约。这两个词语出自俞文豹《吹剑录》：“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⁵⁾这则资料本来是为了说明苏、柳俩人词风的不同，但到了森川笔下，则是希望自己能兼善两家之美。

柳永是北宋最早用通俗手法写慢词的人，他就象唐诗中的白居易，明治三大家都很喜欢他的词，森槐南专门为他写了一阕《酹江月》“书柳七晓风残月词后”：“耆卿绝调，奉天家圣旨，蓬莱宫阙。报导宫娃争按拍，满殿歌云凝咽。红杏尚书，微云学士，让尔传新阙。重来谁识，晓风吹尽残月。”⁽⁶⁾称他技高一筹，但怀才不遇，对其表示同情。高野竹隐则在《朝中措》中用“绿杨城郭起新烟。谁吊柳屯田。一路晓风残月，酒醒约略当年”，也向柳永表示致意。森川竹溪有《雨霖铃》“雨夜用柳七韵”，《望海潮》“九十九湾，用柳七钱塘韵”，《望远行》“暮雪，和柳屯田韵”都是步韵之作，即依次使用柳永原作中的韵字。如《雨霖铃》：“秋心凄切，问今宵苦，怎生消歇。窗前戚戚无限，霖铃雨响，飏飏风发。铁马丁东，更惹得、蛩语呜咽。奈脉脉、如水新寒，仄耳还听笛声阔。而今恨比年时别。恁不堪、独度销魂节。思量梦到何处？闲院落、海棠秋月。梦也难成，生怕单衾独枕虚设。却不要、

(5) 俞文豹《吹剑录》，《宋元词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504页。

(6) 张珍怀《日本三家词笺注》，黄山书社2009年，第22页。

人间闲愁，只与残灯说。”⁽⁷⁾此词写悲秋之情，与柳永词如出一辙。其《望海潮》最后两句是“到此情怀恁骋，归去说人夸”，与柳永同调词的结尾“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相似，模仿痕迹隐约可见。他还在《满江红》一词中写道：“把百年生计，好拼词国。学士微云传艳唱，女郎并水歌新曲。”在另一首《满江红》词中又写道：“柳七新声犹起虏，李家绝调空亡国。”两首词均提到柳永，前者写其词的影响之广，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⁸⁾后者写其词的传播之远，所谓“金主亮闻歌……遂起投鞭渡江之志。”⁽⁹⁾都是表示对柳永词具有强大传播影响力的企慕。

苏轼是开辟了宋词新天地的一代词人，他的词集在宋代就传到了日本，影响深远，夏承焘在《论词绝句》中云：“坡翁家集过燕山，垂老声名满世间。”⁽¹⁰⁾说明在其生前其文集已传播出国。在日本词人中，森槐南特别心折于苏轼，也最有苏词之风，夏承焘称赞他“日本词人为苏辛派词，当无出槐南右者。”⁽¹¹⁾他有《酹江月》“题髯苏大江东去词后”，与苏轼进行跨时空的对话：“我思坡老，铁绰板歌，是森然芒角。便把大江东去意，试问南飞乌鹊……渠固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也，江山犹昨。君岂灰飞烟灭去，剩此文章卓草。”⁽¹²⁾日本人喜欢模仿苏轼的词：一是仿调，苏轼最有名的豪放词有《念奴娇》和《水调歌头》，许多人也喜欢用此词调作词，如本田种竹（1862-1907）有《大江东去》“鸿台怀古”二阕，久保天随（1875-?）有《大江东去》“鸿台怀古”，铃木豹轩（1880-1963）有《念奴娇》“汴京怀古”，这些也都是怀古词，沉浑郁藉，充满悲剧气氛，与苏词有异曲同工之妙。铃木还有《水调歌头》“对月怀人”，也是模仿苏调之作。二是仿体，如赖杏坪（1755-1834）有“仿东坡体”的《阮郎归》、《西江月》、《虞美人》、《行香子》、《南柯子》等六阕词。三是步韵，步韵是按照原词韵脚来进行创作，如读耕斋（1625-1663）的次东坡《满庭芳》韵，野村篁园有《水调歌头》“中秋梅岩蓉湖枉过，词以记喜，用坡老韵”，森川竹篥有《劝金船》“送横川唐阳赴任丰桥，用苏东

(7) 张珍怀《日本三家词笺注》，黄山书社2009年，第225页。

(8)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28页。

(9)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一，《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316页。

(10) 夏承焘《夔髯论词绝句》，《夏承焘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30页。

(11) 夏承焘《域外词选》序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第2页。

(12) 张珍怀《日本三家词笺注》，黄山书社2009年，第20页。

坡原韵。”这些词也是以苏轼词为范本来进行创作的,如苏轼的《满庭芳》词,写于黄州,是在其人生受到巨大挫折后表现其内心宠辱皆忘的情怀之作,“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等句都以议论为主。而林读耕斋的《满庭芳》(次东坡韵)也是规劝世人超脱名利,起首“来往风尘,繁华名利,营求更是匆忙”,词意就脱自苏词。四是仿意,如高野竹隐在其论词绝句中云:“铁板一声天欲裂,大江东去月明中。”在其《水龙吟》词中云:“料琼楼玉宇,高寒空共,月明千里。”森川竹溪在《水龙吟》中云:“拍手高歌,大江东去,此情谁会”等,均是仿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的词意,表达其高旷情怀。

日本文人喜欢称引柳永和苏轼词,并将之相提并论,一方面是因为这两人在北宋词坛分别是最有影响力的代表,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受到了中国词论的影响。明人张綖在《诗余图谱·凡例》中将词体分为“婉约”、“豪放”两体,并以婉约为正、豪放为变。森槐南则将宋代的填词分为南北两派:“北以豪放为宗,东坡、稼轩是也;南以清空缥缈之音为极旨,石帚、梅溪诸人是也。”⁽¹³⁾而在北宋时期,两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词风。

南宋:姜夔和姜派词人独领风骚

南宋最被日本文人推崇的词人是姜夔。江户后期的词人圈首先对其进行了广泛的仿效,野村篁园是当时日本最高学府昌平塾的儒官,有词集《秋篷笛谱》二卷,收入其《篁园全集》中,共150阙,其中约有一半为咏物词。而姜夔词中咏物是其专长,野村篁园有咏蟋蟀的《齐天乐》一阙,是学习姜词的名吟之作。夏承焘评价野村篁园“以姜白石、史梅溪刻画之笔,写江乡风味,令人有莼鲈之想。”⁽¹⁴⁾同一时期的日下部梦香在天保十年(1839)自行刊刻《梦香词》,有44阙。集中有《扬州慢》“初冬鹿滨杂兴”一阙,其中“纵东风未到,已嫩麦青青”等,一看就是模仿姜夔的。长三洲(1833-1895)创设香草社,极力鼓吹填词,他存词一百二十余阙,推崇南宋词人,将周密编纂的《绝妙好词》作为自己的帐中秘宝。他去世后,本田种竹曾作七律三首进行怀念,诗中注云:“君自少壮颇嗜填词,常奉南宋派,尤喜中调小

(13) 转引自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0页。

(14) 夏承焘《域外词选》前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第2页。

令。”⁽¹⁵⁾同为香草社成员的山本鸳梁（1829-1912），又名斋藤拜石，既精于填词，又是篆刻专家，森川竹溪在《醉落魄·赠山本鸳梁，即篆刻小印》一词中注有“拜石印谱，多刻《绝妙好词》语。”⁽¹⁶⁾山本鸳梁在《高阳台》一词中写道：“豪苏赋柳都弃却，只心香一瓣石帚堪推。”可见其对南宋及姜夔词的倾心。明治时期的词人圈也都将姜词奉为圭臬，如森川竹溪在填词中最喜欢用姜夔的词牌，步姜夔之韵，甚至学习姜词中的小序，对姜夔之词进行了全方位的模仿。所以高野竹隐在其《听秋仙馆诗，赠森川云卿》诗中，称其“君从最后纵夙慧，尤于南宋得精旨。”他尤其沉醉于姜夔词。如其《暗香》“瓶中梅花开，喜赋，用白石道人原韵”；《疏影》“同槐南先生，分白石道人自度腔，用其原韵，题宁斋《出门小草》后”；《红情》、《绿意》“春将去矣，残红渐尽，新绿方浓。恨芳时之不永，叹流年之太速，真渺渺兮我怀也。便倚白石道人自度腔，用玉田生调名，赋仙吕宫二曲”（此即白石自度腔《暗香》、《疏影》之调，白石自注“仙吕宫”）；《玲珑四犯·岁暮闻箫鼓声》（白石原作《玲珑四犯》“越中岁暮，闻箫鼓感怀”）；《一萼红》“分白石词‘春风归去绿成阴’为韵，余得归字，因用玉田赠弁阳韵”；《满江红》“周峰、竹隐诸君子招饮于花月楼……倚白石道人人体以歌之”；《扬州慢》“寄怀伊势高野竹隐”；《徵招》、《角招》“秋方老矣，渺渺予怀，便倚白石道人自度腔，谱黄钟徵调二曲”；《翠楼吟》“草堂小集，倚白石道人自度腔，赋双调一曲”；《玉梅令》“秋碧吟庐庭前梅花一树早开，便倚白石道人自度腔，谱高平调一曲”；《湘月》“鹤诸将归备后，赋白石道人《念奴娇》鬲指声一阕以送之。”用这么多的姜夔词牌来依韵填词，都是学习姜夔的名篇所作，这在中国都找不出这样的人，其模仿的痕迹清晰可见。与他唱和的森槐南和高野竹隐也有很多依韵白石的奉酬之作。如高野竹隐在收到森川竹溪的《扬州慢》后，也回酬一阕《扬州慢》“鬓丝禅侣依白石道人自度腔见寄怀，殆有不堪情者，即依韵奉酬。”他还在《庆清朝慢》中称“谁呼白石，赏音尽自堪夸。”在《东风第一枝》“咏梅”中云：“自经石帚留题，几人竹扉再款，消魂欲绝，小红唱，归来歌缓。”表示对姜词的由衷欣赏。姜夔为何在日本受到这样的重视，一是受清初浙西词派和《绝妙好词笺》的影响。浙西词派的领袖朱彝尊特别尊崇姜夔，他认为：“姜尧章氏最为杰出”，“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词综》“发凡”）。《绝

(15) 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16) 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

妙好词》是南宋末年周密选编的一部南宋断代词选，也推崇姜夔，乾隆初查为仁、厉鹗作《绝妙好词笺》，该书对日本文人有很大影响。二是姜夔品行狷介、不同流俗，词中的韵味非常契合日本人的审美趣味。正如张炎在《词源》中称赞的那样，姜夔的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¹⁷⁾其写景也十分清丽，山水纪游历历如画，与日本人追求自然美的趣味相一致。

除姜夔外，姜派词人史达祖（梅溪）、吴文英（梦窗）、张炎（玉田）等人“皆具夔之一体”，⁽¹⁸⁾也被日本词人所重视。浙西词人“家白石而户玉田”，因此张炎的词被日本人所广泛接受，竹添井井（生卒不详）屡次西游中国，与俞樾有交谊，他的《满庭芳》“燕京重阳”，被张之洞评道：“初为倚声之作，即已如许清隽，大是玉田门庭中语。”⁽¹⁹⁾山本鸳梁填词也以玉田为宗，被森槐南评云：“中调大调，兼擅玉田碧山之长，于作家寥寥中，独能含商嚼徵，唱出金石之声。可为二百年来绝无仅有者。”⁽²⁰⁾德山樗堂（？-1876）填词也有张炎之风，同治年间在日本任教的叶炜称：“梦窗、玉田以后，唯乡前辈竹垞检讨有此风雅。三百年来，未闻继响，不图海外复有替人。词祧不斩，喜何如之。”⁽²¹⁾此外，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等也是他们学习的对象。野村篁园咏梅花的《东风第一枝》“梅花，用史邦卿韵”一阙，梦香的《东风第一枝》“咏梅”，都是次韵于史达祖咏春雪的同调之作，篁园的《双双燕》也明显地是有意识地模拟史达祖的同调之作。模仿梦窗的有篁园的《莺啼序》“夏日园居杂述”，高野竹隐的《西子妆》“中秋后二夕，泛舟于莺江，秋声颤树，凉蟾著水，倚棹四顾，有遗世独立之慨，乃依梦窗自度腔歌之。”竹溪也有《新雁过妆楼》“用吴梦窗韵”的词。竹溪还很喜欢蒋捷的词，有《声声慢》“听秋仙馆夜坐，仿蒋竹山体”，蒋捷《声声慢》词，全首押一“声”字韵，非常奇特，竹溪此词也是如此。他还在《解佩令》“竹溪题壁”中称：“静里填词，拟竹屋竹山精巧，更竹垞新调”，在《摊破浣溪沙》中说：“闲向风前独低唱，竹山词”等。

唐宋词内容丰厚、情态万千，不仅被中国人所喜爱，而且在日本也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日本文人在唐宋词中获得了无穷的乐趣，与唐宋词人产

(17) 张炎《词源》，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259页。

(18) 朱彝尊《黑蝶诚诗余序》，《曝水亭集》卷四十，上海书店1989年。

(19) 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0页。

(20) 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1页。

(21) 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1页。

生心灵的共鸣，并与唐宋词“同步”、“同调”、“同风”，从中汲取养料和精华，最后自成一体，取得了大小不等的成绩。唐宋词具有的强大穿透力不仅穿越了千年，而且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成为东亚文化的共同遗产。